

文海披沙卷之七

晉安謝肇淛著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劭掇禍毀佛一也
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
言狄傅之勝邪而但言顧崔之受報至於奉道
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爲兵解故其迷
惑至死而不悟也

蘇長公命相

蘇長公云退之以磨蝎爲命宮而僕以磨蝎爲身宮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則命信不可違矣然公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躡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之言又中矣

葬

古人之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嘗擇年月也已丑葬敬嬴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未嘗擇日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繇長者未嘗乏之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人之遺骸經數十年終朽殞宮者比比而是至

於年月避忌信若著蔡奉若神明既葬之後少
有吉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
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勅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
聞之賜以醜酒而皆不畏竟勅侍女另居是以
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 太祖高皇帝
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 上賜侍女王悅其

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 上詰
再三始具對 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
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
解之各以一臠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
尚在坐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
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
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

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
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融兒也肉磨者晉宦者
也晉世祖時人肉翅者魏鈴下卒也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為官俸祿不薄而宦者亦不矯激求名以
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為三逕之資王彥
之為太守朞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
賢路王述為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
自止及後為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

為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宦情既不能躬
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
以遂其隱今之仕者覲顏稠載固不足道而人
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古人風哉

人不如物

烏以孝名鶻以義著雉以介顯睢以貞稱鴈燕
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
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鵝能却盜鵠可代奴人不
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為難如易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柰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為勞薪所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鵝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恐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為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相形

貧富相形雖英傑未免動色陶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

文海披沙 卷七 五
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列十數
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
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
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党
進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
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者嘻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

更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
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
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卽伍子胥也拾遺之
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
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鐫字強
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鐫安民二字於石未
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清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

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
怒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
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
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
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旣曰殤祀則不
應葬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吊而命太
子爲之主且謚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

三十有九日殤耶總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
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物壽人夭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
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
情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天人有
知而物無知也然則槁木死灰身名俱滅卽壽
何益

三字名字

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佖
令受三字字者屈無爲字無不爲張天錫字公
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呂望爲口實然望之年紀他無
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
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年太公始卒當
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說恐
未必真世所傳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

以七十三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盡然惟唐杜
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
榜而金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
晚達者此其最矣

蘇子瞻

蘇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
一刻閒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
事至循後圃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
下在惠州作桂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

文海披沙 卷七
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
幾焚室廬以意爲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
槌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
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
未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大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
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 國朝劉太師健魏文
莊驥皆近百歲董太宗伯份陸大宗伯樹聲皆
九十餘畢大冢宰鏘年九十有三見在家矍鑠
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
麗正是聖主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
文瓘爲侍中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
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
不稱其職當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
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虛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

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

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名有甚於生者范雲將與卍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璪使契丹老病强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北虜賙給甚厚璪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愛利有甚於生者王冀公延一方士求長生之術方士教以絕色懿公曰如此卽壽千歲何益

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興書竊人之書以爲己作者也周秦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駮以己之書嫁名於人者也竊爲己作者不過穿窬之心嫁名於人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李德裕門人韋瓘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凝作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鈺作托名柳宗元碧雲

駮是襄陽魏泰作托名梅聖俞

諂人無益

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符堅
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濬私
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
諂人者亦何益哉

愛鵝

王逸少愛鵝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鬪水牛人
之嗜好出於性成卽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

素正乃謂鵝頸類草書腕法故右軍愛之然則
驢鳴牛鬪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
坑塹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泳不識豆
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
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人自非美事三人者侯
泳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
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栢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庭栢處其間無不相怨詈絕交者庭栢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碍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短長其害甚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

言者可不懼哉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婿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

華陰娶瞽於既聘之後而未錫娶瞽於衆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臯陶冶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造茗者祭陸鴻漸已自可笑而爲盜者祭柳跖屠者祭樊噲造菜菔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爲作醮祈禳以紙爲人名爲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及讀閒窓括異志

載荆南都頭李遇病困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卧一畫人號爲替代云乃知此俗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乎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真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 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贊密

勿然秩止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卽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之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登顯要非讀書中秘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

摘蜂起一涉註誤擯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實由文罔之不踈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兩且懷蕙苾之懼每憶叔原事爲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興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
候門墻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
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豪接遇一
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卽聞變作宋苗
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
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
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
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儋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
山花草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
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會用花數萬朵以爲屏
帳至樑棟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倣
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卽判
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
始知公之爲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
下吟賞爲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
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爲真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爲主而世却貴白者墨者紅者梅以白爲主而世却貴緋者絳者墨取其黑而必貴香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斷紋世俗之偏難以枚舉

落鴈破柴

黃巢軍號爲鴈兒李克用選精卒號落鴈都周世宗伐蜀蜀軍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改忌日生日

唐權龍褒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犬突入龍褒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

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時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祖恕弟林蓑左手作書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信古人不相及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按杜默濮人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

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其後落魄不護名節爲時所薄此豈盡不合格律者藜書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粲常蒸小兒以爲膳唐高瓚蒸妾食之嚴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也未有生噉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拔刀剗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

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噉數百人
卽虎狼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坼不塌而生后稷太姒溲於豕牢而產
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覆楚兩人也而越絕伍胥亦作
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晉乘檣杙

晉乘傳權篇與楚檣杙士壘篇如出一手其爲
後人贗作無疑

先絡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過
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乘
小船至父沒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
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
遣上尚書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棘道
張帛帛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

文海披沙 卷七
鮮知之

陶穀何郊韓璜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驛卒之女所詐慙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郊按節成都欲察文潞公不法事及爲張俞家姬所染不發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鈇贓私郊迎之時辭色凌厲不交一談及爲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舞羞愧夜遁三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爲酒色所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

者苞苴一入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尚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辦 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恩考績封贈方用勅誥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庠爲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草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王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叁字字書所無蓋以叁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叁以三考工記叁分其股漢志叁分橫一則叁亦可作三也柰亦無字按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柰娥之房柰卽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柰政柰何不作柰乎捌字見急就將農器也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剋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適

西游記

俗傳有西游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讀者皆嗤其俚妄余謂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噐各以其名進之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游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苙

王勉夫野客叢書大類論衡其所辯者皆不必辯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解孟子既入其苙云世人以苙爲闌非也苙香草甘苙之類豚之所甘夫苙之爲香草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既入其香草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宦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爲人所羨慕

然當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富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庭力憊髓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爲宰相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將相勞身以爲天下當其在已辭之不得猶可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豈非愚之甚哉

文海披沙 卷七
兄弟詩

陳思王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
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
時爲弟兄嗟夫人以么麼財帛而令兄弟操戈
鬪牆者讀一二詩而不感動非夫也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劬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
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祈福也李文饒一杯

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
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
嘗點燈雖厠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
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
小片以爲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爲
之張江陵予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竈釜三百
他不論也奢僭如此不亡何待

婢隸有見解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卽爲中

風什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僧郎君乎宋御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又數四卽直其槌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覩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

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竒節也古以進取而今借以肆詈勤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幽冥

文海披沙卷之七終